

嘯

亭

雜

錄

嘯亭雜錄卷之九

甯王養菊

京中向無洋菊籬邊所插黃紫數種皆薄瓣粗葉毫無風趣甯恪
王弘政為怡賢王次子好與士大夫交因得南中佳種以蒿接莖
枝葉茂盛反有盛於本植分神品逸品幽品雅品諸名目凡名類
數百種初無重複者每當秋蒨雨後五色紛披王或載酒荒畦與
諸名士酬唱不減靖節東籬趣也王又自製精扇體制雅潔名東
園扇一時士大夫爭購之以為賞鑒云

花老虎

花軍門

連布

滿洲人以世職游至南籠鎮總兵官性質直與人交

有肝膽少時讀書曾習左傳故於戰法精妙乙卯春方入覲半道
值銅仁紅苗殺官吏反福文襄王以總督進勦檄留公隨營素稔
公勇令首先解永綏圍公率百餘騎長直入破燬苗寨數十苗
人皆烏合衆未見大敵大驚曰天人神兵至耶何勇健乃爾因遠
相奔潰永綏之圍立解時公著豹皮戰裙故苗人呼為花老虎云
王大軍至令公結一營當大營前禦賊悉以勦事委之王日置酒
宴會或雜以歌舞公則晝夜巡徼飢不及食倦不及寢苗匪既知

王持重不戰乃獸駭豕突或一日數至公竭力堵禦賊已退乃敢告王知如此百晝夜鬚髮盡白而旁有忌其功者互相掣肘故不及成功小竹山賊匪叛點督勒公保檄公督兵往勦公禦賊山梁上轉戰益奮中鳥鎗三墮入深澗中詬罵不絕口賊欲鉤出之乃自力轉入巖石中折頸而死事定諸將弁百計出其屍顧骨皆寸寸斷矣事聞上震悼特賜祭葬云

穆富二將

川楚教匪竊發鹿挺獸駭蔓延三省一時諸大將多擁兵自衛任其奔哭惟知擄掠良民以供糈食故當時呼官兵有紅蓮教之目

惟穆軍門

維富將軍

成

二將督齊魯兵堵禦甚嚴賊人畏之羣相

戒曰慎勿犯三眼燾將軍蓋山東旗燾皆繪三太極圖云穆江南人少隸山東行伍征王倫時手斃賊帥為純皇帝所喜每見之即問曰穆維尚未陞擢耶故不數年即至開閫後以勞瘁卒於軍中富公滿洲人少充巡捕營將佐以矯捷稱後擢成都將軍以救後覺羅牧菴叅政故殉於軍上深惜之

和相善謔

和相雖位極人臣然殊乏大臣體度好言市井謔語以為嬉笑當於乾清宮演禮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孫武

子教演女兒兵矣又安南貢金座獅象空其底者和說曰惜其中
空虛不然可多得黃金無算也為夷官所姍笑其器量淺隘若此
賞閱聞見後錄載章子厚好為市衢之談以取媚於神宗之語可
見今古權奸如出一轍也

趙泰安

趙泰安相國國麟山東人理學名儒純皇帝即位之初首擢綸

扉公亦以古大臣自期一時吁咈都俞朝野傳為盛事後有民人
俞長庚父死延諸大臣往弔唁謝以重賄或言公亦偕往為仲副
憲永糧所劾公力為辨白其事終無左證上以其言懇急殊失

大臣之體乃遷公為工部侍郎公即日謝病歸故里中十數載始薨云

自鳴葫蘆

康熙中吾邱遼東莊頭某家植蔬菜籬間結一巨葫蘆中能作音樂之聲獻於先修王修王異之因進於仁廟上甚為愛惜日置養心殿中後隨殉景陵云

三楊將軍

乙卯春苗匪竊叛福文襄王率師征之有神兵數千助陣苗匪因之敗潰土人云與三楊將軍廟相近王奏於朝特建祠以祀之

見郊抄

雞公山

先良親王南征時於雞公山與耿逆接戰時有神兵助順中有披髮仗劍者云係真武神助戰王請立廟祀之見池北偶談

先良王善知人

先良王帥師討耿逆凡智勇非常之士無不為王所識有拔自行伍間者姚制府啟聖吳留村典祚皆以縣令起家王優待之不數

年游至封疆大吏賴征南塔黃總兵大賴藍將軍理楊昭武提皆

由王所賞識卒至專閫黃有黑甲重三百餘斤王凱旋時黃持以

為饒余少時猶見之鐵光照耀雖勇趨之夫著之不行數武亦可
想見將軍之勇力矣

先良王大溪灘之捷

良王進討衢州時賊將馬九玉據大溪灘又名太極灘以遏我師
王率諸將身先用命臣伏起草莽短兵相接轉戰竟日王坐古廟
側指揮三軍纛旗為火鎗擊穿者數十護衛負寺雙扉以庇之
王飢進食典膳者方割肉為鎗所斃而王談笑宴如也我兵踴躍
擊賊賊遂大敗去九玉自是斂兵不復出戰隨王二內監聞鎗箭
聲震懼遂自縊於廟中王既勝九玉遂偃旗鼓一日夜行數百里

夜抵江山縣王曰若不乘其銳攻之使賊有備曠日持久非計也
乃乘月下攻之其縣立下常山聞警遂降直抵仙霞嶺嶺下有溪
溪賊目金應虎攏其船於對岸我兵不能渡王躊躇假寐夢先烈
王撫王背曰此豈宴安時耶繞灘西上數里其淺處可涉也如是
者再王忪然醒遂遣將至上流果覓淺處遂斷流而渡賊人以為
兵從天下故不戰而潰

先修王善書

先祖修親王自幼秉母妃教習二王書法臨池精妙薨時先恭王
尚幼多至遺佚余嘗觀王所書多心經用聖教筆法體勢道勁又

其所書友竹說會心齋言志記皆用率更體製蓋效王若霖筆意
導時尚也又善繪事洪大令度祥家藏王所繪白衣觀音像趺坐
正襟莊嚴淡素即王當時贈其祖農部工德元者惜所傳無多焉

和真艾雅喀

吉林東北有和真艾雅喀部其人濱海而居翦魚皮為衣裙以捕
魚為業去吉林二千餘里即金時所謂海上女真也其舊俗父母
至六十誕日即聚宗族會飲剖其父母軀肉以供賓客埋其骨於
戶樞前歲時以為祭奠其鄉黨始稱孝焉 仁皇帝習知其弊許
其世娶宗女命改正其污習至今其部落及歲時至吉林納聘將

軍即購買民女乘以紅輿代宗女以厚奩贈之其部落甚為尊奉
初不計其偽也

玉甕

承光殿南乾隆十年建石亭以置元代玉甕按輟耕錄黑玉酒甕
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為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
石徑四尺五寸高二尺圓圓一丈五尺至元二年告成勅置廣寒
殿云其後屢易朝代廢置某道院中以為醬甕有工部侍郎三和
者善博古物於道院見之因賤價贖以歸進上仍置故處純
皇帝御製玉甕歌以紀其事命廷臣賡和以鄭虎文之詩為最其

詞曰天啟聖瑞玉甕出惟聖克受昭聲歌臣愚未覩法官寶伏讀
睿藻心為摹甕廣三尺容五石隨形窅突浮圓荷刻劃類聚象鼎
物長風蹴踏萬里波腥涎怪物走蛟蜃呀呷睽瞍騰龜鼉陽冰不
冶陰火聞怪變滅沒吞江河伊誰鏟削運鬼斧或巨靈掌吳剛柯
吾思此玉當在璞礪然萬古藏嵯峨百靈孕含胚太極潤及草木
輝巖阿原為聖役剖鑿出宛轉人世繫白窠那知德薄不能有供
玩耳目羞媿姍如延津劍泗水鼎神物終化理不訛於時恭承陞
下聖萬方供獻聲猗那人無遺賢物鮮棄希世寶肯終煙蘿熊熊
龍氣光燭夜乃迹而得歸按羅轉勅內府輸朽貫千金易致馬馬

馭陳之廣殿重圖訓莫如金甌無傾陂龍翔鳳翥發天唱四十八
人鳴相和嗚呼隱見會有遇委棄道院歲已多冬蒞實腹泥沒足
學士憑弔資吟哦拂拭偶及光萬國經天不掩同裁娥甄幽拔隱
寄深慨誰其會者空摩挲異物且貴況奇士努力明盛無蹉跎

年羹堯之驕

年大將軍

羹堯

受

憲皇帝知遇以平青海功封一等公金黃服

飾三眼花翎四圍龍補其子年富封一等男其家奴魏之耀賞四
品頂戴實為近臣所無年既承天眷日漸驕邁入京日公卿跪
接於廣甯門外年策馬過毫不動容王公有下馬問候者年領之

而已至 御前箕坐無人臣禮 上皆優容之而年猶不悟至書
夕惕朝乾為朝惕夕乾語意干指斥故 上決意誅之籍沒日其
家蓄婦女舊包頭數篋云欲作綿甲者又有刀劍無算命其交將
印於岳威信時年遲三日始付出或云其幕客有勸其叛者年默
然久之夜觀天象浩然長嘆曰事不諧矣始改就臣節其降為杭
州駐防防禦時日坐湧金門側鬻薪賣菜者皆不敢出其門曰年
大將軍在也其餘威尚如此實近日勲臣所未有也

太和門箭

豫德親王下江南時王鐸錢謙益等迎降王未察其誠偽命都統

舒穆祿

諱泰

往偵之公至太和門門扉為故明舊物生鐵包裹甚

為堅厚公拔矢射之洞穿其扉明人驚駭以為神力今其箭猶存
每翠華南幸時有司飾其楷羽以示威德焉

王文簡公補謚

漁洋先生入仕三十餘年以醇謹稱職 仁皇帝甚為優眷因與
理密親王酬倡為 上所怒故以他故罷官沒無卹典 純皇時
與沈文愬公談及近日詩道中衰無復曩日之盛之語沈公乘間
曰因不讀王某之詩益以其卒無謚法無所羨慕故也 上因命
同韓文懿諱補謚焉

蓮筏

萬壽寺僧人蓮筏長洲人為寺中住持十數年貌清癯蕭然白髮為出世狀頗解禪理與章嘉國師談論經典每至竟日國師深服其博達公背謂人曰章嘉經典雖諳熟然未解阿羅漢道尚下乘學也其詩清新饒有別趣與韓旭亭法祭酒唱和頗有虎溪三笑之風丁巳春余至寺師為款茶年已七十餘尚輕健如故未久謝世聞其圓寂數日前至鄭邸盤旋竟日曰七寶池邊已促吾行不復參謁王矣此石琴主人親告余者亦彼教中善知識也

婁真人

婁真人

近垣

江西人

憲皇帝時召入京師居光明殿有妖人賈

某之鬼為患真人為之設醮禱祈立除其祟又在 上前結幡招
鶴頗有左驗 上喜之封妙應真人真人雖嗣道教頗不喜言煉
氣修真之法云此皆妖妄之人借以謀生理耳焉有真仙肯向紅
塵中度世也先恭王延至邸問其養生術真人曰王今錦衣玉食
即真神仙中人席上有燒豬真人因笑曰今日食燒豬即絕好養
生術又奚必外求哉王深服其言曰婁公為真學道者始能見及
此也年九十餘始仙逝

戴學士

戴學士

梓

字文開浙江仁和人少有機悟自製火器能擊百步外

先良王南征時公以布衣從軍獻連珠火炮法下江山縣有功王

承制授以道員劄付

仁皇帝召見喜其能文

命直南書房賞

學士銜公善天文算法與南懷仁詰論懷仁為之屈心甚忤刻因

誣公通東洋

上大怒遣戍黑龍江後赦還卒於旅邸人共惜之

詩識

朝野雜記記寇萊公去海只十里離家已萬山後果貶謫雷州以
為詩識按余友畢補垣敦嘗有詩云空濛人浸一江煙之句後出
仕為開化丞果溺水斃哀簡齋先生丁巳歲寄余札尾云恐從此

雁少鴻稀望長安如在天上矣余訝以為不祥後不久果下世可見落筆之時機兆已現不必待蓍龜始先知也

詩龕

蒙古法祭酒

式善

榜名運昌中式時

純皇帝曰此奇才也

賜

改今名祭酒居淨業湖畔門對波光修梧翠竹饒有湖山之趣家藏萬卷多世所罕見者如吟小詩入韋柳之室頗多逸趣家集詩龕三間凡所投贈詩句皆懸龕中以誌盍簪之誼任司成時惟以獎拔後進為務同汪瑟菴先生選成均課士錄其取售者率一時知名之士海內遂為圭臬己未春上疏請旗人屯田塞外事上

以為故違 祖制降官編修因引疾去官以終先生慕李西涯之
為人訪其墓田代為葺理又邀朱石君太傅謝薌泉侍御等鳩工
立祠歲時祭享焉先生與余最善每相見勵以正身明道之詞坐
談終日不倦竇余之畏友也

韓貞文先生

韓貞文先生 謚長洲人少時習字董香光見而悅之曰此子日後
必以書法擅名年七歲書五人之墓碑碣人爭異之至 國初隱
居不仕惟以習學禪定為事晚年披髮頭陀作出世裝其弟某有
習科名者先生曰 皇清以義受命其垂統之誼甚正然吾儕生

於李世食明之粟已久不可為失節之婦以為異日子孫羞也其
沒後門人私謚曰貞文先生今大司寇封即先生元孫也

仕宦最速

近年仕宦之速者阮中丞元中式後未三年即擢少詹事桂香東

侍郎中式五年間擢內閣學士董鄂少司馬恩寧中式七年官至

亞卿盧少司農蔭溥居郎官最久其擢鴻臚寺少卿至兵部侍郎

未期年也皆宦途之最速者也

仕宦最久

竇東皋尚書仕宗人府府丞二十三年劉秉權任戶部郎中三十

三年吉通政光熊任通政司正使十四年吉大司成善任祭酒二十年皆仕途中之最久者也

兄弟鼎甲

乾隆乙丑莊少宗伯存與中探花時其弟狀元公培因寄詩與其兄曰他年若使登科第始信人間有宋祁之句後果中甲戌狀元未久即卒

神童

乾隆戊辰純皇帝東巡濟南張宦家有童子年七歲能默誦五經及上御製樂善堂集中詩上大嘉欽賜舉人命後宮編

覽之一時傳為神童不久即卒

諸葛顯聖

嘉慶辛酉台中丞雙音奏稱川匪闖入漢中時犯定軍山其間有諸葛忠武侯祠賊恍惚見侯綸巾羽扇率神兵數萬助戰賊因以敗潰去上命葺祠以報其德事見邸抄

線量美人

蔣司農賜祭為文肅公子孫承先代家世上頗優眷侍郎乃附和相因與其家人劉全等聯為友誼分庭抗禮頗有墮其家聲朱文正公曰使戰鬥不趨和相自守家範其侍郎固在也今周旋

若此乃終未能改一官階徒自減其聲價甚無謂也侍郎頗好聲色以為婦女頤而長者其交始久故預製墨線合其度者方為收用時謂之線量美人云

蒜學士

翰林學士興安滿洲人中庚戌進士公喜食大蒜凡烹茶煮藥皆以蒜伴之曰始可以延年却疾人爭笑其迂呼為蒜學士云

神樹

永陵中原皇帝享殿側有榆樹一株高數十丈蔭庇神殿其樹枝幹詰屈若虬龍狀樹腰有瘿數百顆聞土人云每帝后

上賓時其瘳自隕一枚 五朝皆然實為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
兆宗周卜世之祥未足比也

滿洲跳神儀

明堂之制余已載諸前卷中凡八旗長白舊族跳神之儀今盡錄
之以為文獻之徵宗室王公家每祀神前一日於神房敬造旨酒
用黍米糟麴如江南造酒式前三日每日朝暮獻牲各二名曰烏
雲華言引祀也前一日敬置糕餌用黃黍米以椎擊碎然後蒸饌名曰
打糕每神前各置九盤以為敬獻其大祀日五鼓獻糕於 明堂
如儀俟其使歸主人吉服嚮西跪設神幄嚮東供糕酒素食其中

設如來觀音闕聖位巫人

使用

女吉服舞刀祝詞曰敬獻糕餌以祈

康年諸詞主人跪擊神版諸護衛擊神版及彈絃箏月琴以和之
其聲嗚嗚可聽巫言歌畢念祝詞主人敬聆畢叩首興司香婦敬
請如來觀音二神位出戶牖西設龕南嚮以供奉之司俎者呼進
牲牲入主人跪家人皆跪巫者前致詞畢以酒澆牲耳牲耳聽司
俎者高聲曰神已領牲主人叩謝司俎者揮庖人進刲牲煮烹畢
及熟薦選牲內之最精者以為醢供神位前主人再拜謁巫人致
辭主人叩畢巫以繫馬吉帛進巫者祝如儀主人跪領吉帛付司
牧者叩興始聚宗人分食胙肉焉禁令肉不許出戶庭中諱言死

喪事賓至主人迎送不出庭門以誌敬焉暮時供七仙女長白山神及遠世始祖位西南嚮以神幙隱蔽窗牖以誌幽冥之意其祝詞舞刀進牲祝詞如朝儀惟伐銅鼓作淵淵聲祝詞聲調各異焉次早設位於庭院神竿前位北嚮主人吉服如儀用男巫致詞畢以米洒揚趨退主人叩拜其牲肉皆剗為俎醢和稻米以進名曰祭天還願焉再明日於神位祈福供以餅餌以五色縷供神前祝辭畢以縷繫主人胸前以為受福凡三日祭乃畢其長白滿洲舊族近興京城者其祀典禮儀皆同惟不於明堂報享焉惟舒穆祿氏供昊天上帝如來菩薩諸象又供貂神於神位側納蘭

氏則供羊雞魚鴨諸品其巫用銅鈴繫腰以跳舞之以鈴墜為宜男之兆焉又蒙古跳神用羊酒輝和跳神以一人介冑持弓矢坐墻堵上以為儀蓋其先世有劫祀者故預使人防之因相沿用以為制云

滿洲嫁娶禮儀

滿洲氏族罕有指腹定婚者皆年及冠笄男女家始相聘問男家主婦至女家問名相女年貌意既洽贈如意或釵釧諸物以為定禮名曰小定擇吉日男家聚宗族戚友同新壻往女家問名女家亦聚宗族等迎之庭中位左右設男家入趨右位有年長者致詞

曰某家男某雖不肖今已及冠應聘婦以為繼續計聞尊室女頗
賢淑著令名願聘主中饋以光敝族女家致謙詞以謝若是者再
始定婚令新壻入拜神位前及外舅父母如儀既進茶女家趨右
位男家居賓席或設酒燕以賀改月擇吉男家下聘用酒筵衣服
綢緞羊鷄諸物名曰過禮女家款待如儀男家贈銀於婦家令其
跳神以誌喜焉既定婚期前一日女家贈妝奩嫁資視其家之貧
富新乘騎往謝五鼓鼓樂娶婦至男家竟夜笙歌不絕謂之響房
新婦既至新壻用弓矢對輿射之新婦懷抱寶瓶入座向吉方及
吉時用宗老吉服致祭庭中奠羊酒諸物宗老以刀割肉致吉詞

為禮畢新壻新婦登牀行合卺禮男女爭坐被上以為吉兆因交
媾焉次早五鼓興始拜天地神像宗祠翁姑坐而受禮如儀其宗
族尊卑以次拜謁三日或五日婦歸甯父母壻隨至女家宴享如
儀滿月期婦復歸宿女家數日始返然後婚禮畢焉

海超勇

國家捷伐四夷開闢新疆二萬餘里南驅緬夷西翦金川惟賴索
倫輕健之師風馳電掣耐苦習勞難擐其銳其中勇往絕倫以功
名終者惟海超勇公為巨擘公諱海蘭察索倫人幼從征西域以
步卒射巴雅爾殪之純皇帝特賜侍衛其後每經戰陣以勇力

顯生平惟服阿文成公任其驅使辱詈聽命惟謹嘗告人曰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一人而已某安敢不為其下其餘皆畏懦之夫使其登壇秉鉞適足為殃民具耳某安能為其送死也後南征臺灣傳文襄王趨拜下風公始為之盡力三日攻破鹿耳港賊人以為天人從空而降自相踐踏以斃後征廓爾喀回京未匝月即以病殂 上深悼惜後以楚教匪叛 上浩嘆曰使海蘭察在此賊不足平也公善知兵每遇戰陣兵既接公乃敝衣布帽騎繞自賊隊後觀其瑕可乘者然後集兵攻之或以數千騎闖入賊隊左右射之使賊隊紊亂我兵因以致勝又能枕弓卧地聽之知

賊馬之衆寡及嗅馬矢知敵去之遠近皆與古人暗合其長子安祥隨征川楚教匪殉節以終其次子安成少年白皙美如冠玉喜聲伎日游狹巷中然勇幹有父風癸酉林清之變余目覩其殺賊無算焉其壻岳祥理藩院郎中亦以武力稱職蓋幼稟岳氏訓也

伊犁疆域

國家綏定新疆戢甯西域設立職官星羅棋布因地制宜開屯列戍以為駕馭邊氓之計既善且備因綜其崖畧以見國家武功之盛焉伊犁乃準噶爾建廷之地因之定為將軍駐防之所建惠遠惠甯二城設將軍一人參贊大臣一人領隊大臣五人分統滿

洲蒙古綠營索倫喜伯厄魯特回民諸營以為邊防扼要之區其
滇南去伊犁三千餘里曰烏魯木齊設都統一入副都統一入提
督一人掌漢南軍務通北去驛路實為新疆門戶重地其北近哈
薩克曰塔爾巴哈臺設叅贊大臣一人領隊大臣一人阨外夷要
路其地西連哈薩克北界俄羅斯為二國郵貢要隘其哈薩克入
冬後則遷幕於卡倫內避寒春夏始驅逐之實為北門關鍵也其
山南諸路最要者曰喀什噶爾設叅贊大臣一人協辦大臣一人
其為拔達克山接壤風俗醇良土地肥沃所轄皆二和卓之遺氓
撫綏尤宜得體其北曰葉爾羌其西南曰和闐皆設辦事大臣各

二人惟司回民採辦玉石以為貢獻其地富渥天時和暖有類內地非漠北窮荒飢渴者比也其南五百餘里曰烏什曰庫車曰阿克蘇皆設辦事大臣各一人為回部心腹之區綏定保障尤加慎重其南吐魯番設領隊大臣一人其他為古火州夏時天氣炎酷焦爍千里人皆避入地窖中至夜間始出為市歲以為常其北曰古城設領隊大臣一人其城相傳為唐李衛公建節之所溫相國稿從紀曉嵐議因建城焉其又南曰巴里坤哈密各設辦事大臣及營汛諸官其相通糧帑開牙設候咸如內地焉

蒙古儒士

傲漢部落為元太祖第四弟某王裔其台吉額駙彭楚克林沁者
尚簡親王郡主通文藝熟習遼金元諸代事嘗與裘文達公談三
史事裘為之瞪目然亦他書卷詢之彭亦不能驟答也 純皇帝
呼之曰傲漢先生見 御製詩註中彭既習漢俗不樂居本土故
典宿衛數十年卒於京邸

馬太傅

馬太傅齊富察氏為文忠公之伯厯仕 兩朝居相位者幾三十
餘年時明宗既敗後公同其弟太尉公武權重一時時諺云二馬
喫盡天下草云公不甚識字延西賓課子弟學其師不時至太傅

告僚屬曰所雇先生終不愜人意他日當買一先生定當差勝此也時人傳為笑談

孔王祠

定南武壯王祠在阜城門外春秋遣太常卿祀享蓋順治辛卯王殉節桂林時所建立也近日祠宇頽壞椽桷傾折丹青堊護無人奏請修葺者蓋有歲修祭田為祠官所侵蝕故不敢揭告恐破其奸也履端親王永璘有孔王祠長律一首格調遒勁故備錄之其詩曰王本凡山裔支分遼水東風雲需際會草澤見英雄皮島才初展吳橋計漸窮

王見隨毛文龍駐皮島嗣因吳橋兵敗乃奔我

國天教投

上國時至

樹宏功締造膺 皇眷招徠 錫命隆師仍提舊部銜獨授元戎

我 太宗命仍統

所部兵馬都元帥

袍解豐貂煖庭張祕殿融直將心腹待應竭股

肱忠兵特稱天祐

天聰八年

賜王

恩尤出

聖衷鼓鼙勞乍

效銀幣賚何豐

是年閏八月從征由大同入敗明兵 恩賜銀幣

國號承基大宗王拜

爵同

崇德元年封王為恭順王

威揚平壤外聲震塞垣中降將開山海偏師佐

鄧馮賊氛旋拉朽明業已飄蓬 定鼎邀殊賞為屏冠上公自茲

頻討亂所向輒橫空捷屢馳吳楚銘兼勒華嵩

同豫親王平定南定江南等處

封更晉攘外獎宜崇疆域偏多事干城合鞠躬蠻方琛未獻粵徽

道宜通

六月五日奉命往定廣西

遠統貔貅往親蒙矢石攻桂林除跋扈梧

野起疲癯反側行看盡功名惜未終潢池妖復熾荏澤孽潛訐年

九

李定國入犯桂林

大帥成孤注危城倚上穹來援音杳杳出戰事匆匆冠

裂肝俱碎袍沾血盡紅肯將身落賊爭覺氣如虹素帛全忠節丹

忱報

曹聰

城陷王自縊死

盟無慚帶礪軍竟化沙蟲馬革酬專閫牛眠

勅考工烈名標武壯曠典荷 帡幪我偶紆吟轡人來說殞宮

由來能擇 主浩嘆緬英風

綠頭牌

定制凡 召見引 見等名次皆用粉牌書名雁行以進王貝勒
用紅頭牌公以下皆用綠頭牌繕寫姓名籍貫及入仕年歲出師

勲績諸事以便上之觀覽焉

膳牌

凡王公大臣有入朝奏事者皆書名粉牌以進待上召見於用膳時呈進名曰膳牌焉

宗學

雍正中特設宗室左右翼各學揀王公等專管歲時欽派大臣考其殿最以為王公獎罰左翼在金魚胡同右翼在簾子胡同皆設宗室總管副管各一人以司月餉公費等事三歲考績授七品筆帖式以為獎勵覺羅八旗各設學一其總管副管如宗學之制

滿教習用候補筆帖式漢教習用舉人考取皆月有帑糈四時特賜衣緣以禦寒暑其體掣實為周備為天潢者不思奮志讀課互相砥礪乃至甘於淪廢者亦可謂徒自暴棄矣

八旗官學

雍正中設八旗官學凡三品設咸安宮官學在西華門內擇八旗子弟之尤俊秀者充補學弟子月有帑糈不計歲月俟入仕後始除其籍特派大臣綜理其事其教習皆用進士或參用舉人非舊制也其次曰景山官學在景山內皆內務府子弟充補其制與咸安宮同為內務府總管所轄其次曰八旗官學每族各設學一

擇本旗滿洲蒙古漢軍之子弟充補以十年為期已滿期未及中式者即除其名另為挑補為國子監祭酒所司亦附於太學之意其立制非不詳備然近日所司者或以賄進教習惟圖博其進身之階不復用心課藝或有處館於外終歲不入學者其子弟挂名其間亦勉博士弟子之試其視太學生以賄進者相去無幾實有負祖宗之良法也

張鳳陽

康熙中余邸包衣人有大俠張鳳陽者交結戚里言路專擅六部權勢有郭解魯朱家之風時諺曰要做官問索三要講情問老明

其任之暫與長問張鳳陽蓋謂伊與明索二相也張嘗悲於郊有
某中丞驕卒至呵張起立張脫視曰是何齷齪官乃敢威侮若是
未踰月其中丞即遭白簡一時勢故人莫之及納蘭太傅高江村
等款待賓客鳳陽楊棗露頂忝路上位其結交也如此先良王夙
知其行會先外祖董邵公見罪於鳳陽鳳陽即率其徒入外祖宅
拆毀堂廡外祖公奔告王王燕見仁皇帝時遂免冠奏上曰
汝家人可自治之王歸呼鳳陽至立斃杖下未踰時而孝惠章
皇后之懿旨至命免鳳陽罪已無及矣都人大悅咸感王惠焉

本朝老年中式者陳檢討維崧舉宏博時年逾五十丁丑姜西溟

宸英

七十三中探花癸未王樓村式丹五十九會狀宮恕堂鴻厯

五十八查他山

慎行

五十四己丑何端惠

世璠

五十八壬辰胡文

良煦

五十八乙未裘

延

七十二辛丑陸坡星

奎勳

五十九俱入翰

林乾隆丙辰劉

起振

八十歲授檢討己未沈歸愚尚書六十七入

翰林張總憲

奉開

六十二癸丑吳種芝

貽詠

五十八中會元嘉慶

丙辰元和王

若

八十六中式未及殿試卒己巳山東王服經八十

四入翰林皆

熙朝盛事也

青年科目

國朝年少登第順治丁亥王文靖熙年二十乙未伊文端桑阿年

十六戊戌陳文貞廷敬年二十康熙癸丑徐文定元夢年十八納

蘭侍衛成德年十九己未李丹壑學青年十六辛未黃崑圃叔琳

年二十庚辰史文靖貽直年十九壬辰舒大成年十八辛丑勵少

司寇宗萬年十七雍正庚戌稽文恭璜年二十乾隆丁巳德定國

保年十九己丑夢侍郎麟年十八戊辰朱文正珪年十八壬申熊

恩毓年二十甲戌戈太僕源年十九丁丑彭紹升年十八辛巳秦

司寇承恩年二十丙戌祥布政鼎年二十甲辰蔣制府欽銘年十

九文侍郎寧年十八丁未何太守元琅年十九其弟甯夏守道生

年十八同中式嘉慶己未張侍御麟年十八

吳留村

康熙中先良王奉命南征一時奇材異能之士皆經拔擢吳留村興祚父大圭紹興人明末時負販遼東先烈王收為幕客掌會計之事任頭等護衛郎中皆呼為蠻宰公以乙榜知無錫縣有惠政因與上官忤罷官落拓江淮間適遇良王南征公杖策進謁王大喜立授同知劄付命攻紫瑯山下之王即承制授太守時吳逆將韓大任敗走吉安擁衆數萬犯汀州閩中大震公啟王曰此可折簡而招也因輕裘率數騎入大任軍叩其壘大任延入公長揖

畢仰天大哭大任驚問其故公曰吾來生弔將軍也安得不哭將軍所以威行海內者以吳王待將軍如心腹之重故也今託以專閫深信不疑數年之間未建咫尺之功屢為官兵所敗挺而走險突入閩南康王擁告捷之師挾久逸之衆破將軍如摧枯拉朽耳將軍兵敗身辱孤騎南下吳王殺之如枕上骨耳是其死期已近安得不使僕預為弔也大任遲迴久之曰然則歸降康王若何公曰祚之來實為王使以逐將軍之師請公解甲歸朝效命大邦可保終身之令名也大任悟乃率衆降良王王大喜曰公此行何異汾陽之見迴紇也公歷任至兩廣總督同姚制府取金門廈門有

功鄭氏既降其將藍理曾受明魯王將軍封號率三千衆據島不

降公說以大義理乃受命時納蘭相公

明珠

與公不睦乃不增理

標下糧餉皆公以私財蓄之理感激用命擒海賊無算公又奏通

洋舟立十三行諸番商賈粵東至今賴以豐庶焉其後以事去官

降副都統

仁皇帝北征噶爾丹命公轉餉公素知塞外山川因

命運卒走捷徑先達軍中時

御營已絕糧數日

上大喜謂理

密親王曰吾父子有濟矣因詢運糧官名近臣以公對

上曰究

竟舊臣其材可恃也因擢福建巡撫未數月卒公既感良王恩歲

時修條屬禮甚恭王建邸時奉

旨命天下督撫飲助公毫無獻

納王怪之及邸造成公適進簾榻古玩諸物價逾萬金設之庭寢
無不合度蓋公預命人丈量而製辦者也王意釋然雖小節其敏
捷也如此

敬一主人

敬一主人諱

高震

文皇帝之第七子也封鎮國公世居盛京

主人善文翰詩多清警愛醫無問山幽雅嘗於夏日讀書其間有
遼東丹王之風孫赤崖暘以事戍吉林主人留於邸中數載遇赦
始歸其愛才也如此有壽祺堂集行世漁洋池北偶談中曾採其
詩句焉

安南四臣

乾隆己酉福文襄王既受院光平降乃遷安南故王黎維祺宗族入京入鑲黃旗漢軍旗分其陪臣黎駒等四人不肯薙髮改服上怒置諸獄中及令上即位命移居火器營四臣歡然就道吟咏不輟及嘉慶癸亥農耐國長既福映滅光平裔獻表稱臣上受其降改封越南國王因放四臣歸國亦蠻夷中俊傑之士也

瞿圖狀元

乾隆初有粵東殷撰以少年擅巍科啟歷中外頗受上知遇然不甚通文理嘗讀孔子觀射於矍相之圃以矍為瞿人皆笑之呼

為瞿圖狀元云又有某殿撰任湖北道丁艱歸會有楚中人貌甚
猙獰挾巨斧於其宅旁日相窺伺為其覺察因遁解歸終不知何
事以致之蓋有夙怨故也後居家修池塘猝中風卒是日雷雨異
常衆皆謂其為雷所擊云

張狀元

張狀元書勲元和人少負寔奮志讀書以求科目秋間院中賒粟
米其父命其看視狀元以讀書故其粟為雞食盡狀元未之覺也
按漢高鳳以讀書故其粟為雞食盡遭其父責狀元之事有其似也
權貴之淫虐

雍正中某宗室家有西洋樓於街衢間觀有少艾即攜歸坐其樓上任意宣淫其人不能動轉也又有某公爵淫其家婢不從以雞卵塞其陰戶致死乾隆中某駙馬家巨富嘗淫其婢不從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撻死女婢無算皆自牆穴棄屍出其父母莫敢詰也後卒以勞瘵死

魁制府

魁制府倫完顏氏副將軍查弼納孫也性勇幹 純皇帝召見詢以家世公自述戰功口如瀉水因授福建將軍公喜聲伎嘗夜宿狹巷為制府伍拉納所覺欲劾之伍固貪吏嘗納屬員賄動逾十

百有不納者鎖錮偏勒又受洋盜賄任其劫掠毫不捕緝五虎門外賊艇雲集公慨然曰夫夜合之慾情不自禁乃過之小者若伍公以天子封疆大吏舉止有司盜賊貪黷無厭不知自相愧悔乃反欲劾人耶傳曰無瑕者可以責人其不明何若也乃抗疏劾伍之貪縱並閩省庫藏虧絀事上大怒立置伍於法以公代其位伍故某近臣戚畹故公直名聞於當時及今上親政公丁艱歸以直見知時勦相公為經略待滿兵甚嚴肅故蜚語上聞命公往代其任公至營宣諭畢勦公即就逮合營訴其冤抑乞公代奏公毫不省察故人心渙散不復為其所用嘉陵江之役一任賊

人偷渡無為其抵禦者公以是獲罪 賜死然其剛鯁之氣時相發露非近日模稜諸公所易及也

伍彌相公

伍彌相國 泰 蒙古人其父以破莽夷功封誠毅伯公少膺宿衛任散秩大臣先後幾五十餘年以勤慎稱與先恭王交最篤其後任西安將軍撒拉爾回民叛時公應調往援途中遇制府勒爾錦止兵檄文公慨然曰夫奕小伎心無卓見尚不能制勝況兵家事乃指揮士將如兒戲勒公真非知兵者乃仍率兵進時蘭州被圍甚急賴公兵先至軍威乃振後以和相威畹故引入政府阿文成公

心甚輕之及判決事公素持大體事無稽遲文成嘆曰真宰相才也反與之結姻焉班禪額爾德尼來朝上命公護送往返數千里公不與談不和南稱弟子惟行主賓之誼先恭王赴質莊親王約同謁班禪於清淨化城公岸然曰王素守儒道者奚必隨人蹊徑至此王退告人曰此行有愧於伍公多矣其嚴正也若此

實東皋

余幼時聞韓旭亭先生言當代正人以實東皋為最時閱其初黃梅匿喪奏疏侃侃正言心甚欽佩以為雖范文正孔道輔無以過之後入朝聞成王言公迂闇不識政體素惡宋儒書明道晦菴諸

先生至加以非語詈之又以方正學為元惡大慝致與靖難之禍
其議論殊為怪誕又晚年以仕途蹭蹬故乃拜和相為師往謁其
門至琢姓名於玉器獻之以博其歡希上賜紫禁城騎馬日跨
胡牀於家中以勸其勞頗為與人嫻笑又素善青烏術以諸城縣
應出二輔臣及聞劉文清公以事降黜大喜過望置酒歡宴終日
殊乏大臣之度後聞蔣孝廉棠言亦然故併錄之以俟考焉

鮑海門

鮑海門先生昇丹陽人善詩賦日客淮陽間時天下殷富邇上諸
大賈富踰王侯皆延先生為上客獻以金帛先生領之而已其詩

蒼勁音節鏗然有北地信陽之風而丰緻過之故名重一時其子雅堂之鍾以進士補中書舍人其詩亞其父云

京師園亭

京師西北隅近海浹有勺園為明米萬鍾所造結構幽雅今改集賢院為六曹卿貳寓直之所其他多諸王公所築以和相十笏園為最近為成邸所居又在安門外有尺五莊為祖氏園亭近為某部曹所售一泓清池茅簷數椽水木明瑟地頗雅潔又名小有餘芳春夏間多為遊人讌賞其南王氏園亭向頗夷坦多池館林木之盛嘉慶辛酉為水所衝圯後明太守保售之力為構葺修繕未

終而太守遽卒故令池館尚未黝畫半委於荒烟蔓草之中殊可惜也

程魚門

程魚門編修

晉芳

新安人治鹽於淮時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

畜聲伎狗馬先生獨惜惜好儒罄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多聞博學之士與共討論先生不能無用世心屢試不售亡何鹽務日折門而君舟車僕遯之費頗不貲家中落年已四十餘癸未純皇帝南巡先生獻賦授內閣中書再舉辛卯進士改吏部文選司主事未幾上開四庫館諸大臣舉先生為纂修官議敘改翰林院

編修大喜過望先生耽書史見長几濶案心輒喜鋪卷其上而事
不理又好周戚友求者應不求者或強施之付會計於家奴一任
盜侵公不勘詰以故雖有飲助如沃雪填海負泰山積勢不能支
乞假赴陝中將謀之畢中丞沅為歸老計至冒暑暍至署未半月
卒人爭惜之

松鶴菴

松鶴菴在宣武門外响閘為楊忠愍公故宅乾隆丁未胡雲莊司
寇季堂會諸僚友釀金立祠繪公像及同事諸公神位地甚湫隘
有古槐一株猶忠愍手植想見當日清貧之狀韓旭亭先生有過

忠愍祠詩甚佳蓋丁未年初立祠時作也

趙忠愍公祠

趙忠愍諱雲南人明崇禎間仕至監察御史巡視南城城陷時為
流賊所害於白帽胡同其時黨人氣盛公以邊遠之士未及攀躋
清流故南中祭享及本朝 賜諡時皆未之及乾隆初公同鄉侍
御傳為訐為之表白始補諡忠愍立專祠以祀之在憫忠寺旁今
為雲南會館云

成容若

成容若德為納蘭太傅長子中康熙癸丑進士時太傅權要當時

而侍衛素嗜丹鉛與諸名士交接初不預預政事惟吳漢槎謫戍黑龍江以顧貞觀舍人向侍衛乞憐故侍衛聞其寄吳小詞詞甚淒苦惻然曰都尉河橋之作子荆楚雨之吟並此而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專任其責毋煩兄更多言也貞觀曰人生幾何顧以十年期之侍衛乃白太傅援例赦還一時賢名大著又刻宋元明諸家經解數千卷名通志堂九經解一時傳誦焉

甘肅崑

甘肅崑

遲源

襄平人為忠果公

文焜

曾孫少隨父司馬公遊川楚

滇黔西至衛藏故詩體渾厚道勁有唐人風味為劉海峯先生弟

予海峯甚賞識之與先恭王交最篤先生既屢試不中益放浪形骸日酣飲酒肆中遇與夫販皆招與飲曰近日公卿皆若儕輩耳余有何區別焉故人多忌之晚年始仕為英德縣象岡司巡檢傅文襄王聞其善繪事欲招致之命韓桂舫司寇為介紹先生復書曰某雖不肖豈可以筆墨為羔雁耶卒不赴召其耿介也若此在余卽時與韓旭亭先生最篤曰梁園賓客皆充數輩惟君可當其選其輕傲白眼之習至老猶如故也

賈筠城

賈筠城

漢軍人其祖某任陝西道以貪黷籍沒考廉少年落

拓貧難自立與朱石君兄弟砥礪為古學文先恭王見曰此奇才也因延至邸中凡花朝月夕互相酬唱皆孝廉之作先成坐中使酒罵坐人皆厭之獨先生識其品與朱子穎運使為莫逆交所作七古淋漓排宕直入少陵之室後贅於馬府尹環第稍以自給以瘡療終年未三旬先恭王甚悼惜之時邸中有老儒王功偉富順拘方之士文字迂腐與孝廉同年生先恭王嘗指王笑曰使汝早代賈筠城死豈不天下快事一時謔語亦可覘孝廉之學矣

姚姬傳之正

桐城姚姬傳先生

原

成癸未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劉文正公素加

賞識曰近日文人能知政體者惟姬傳一人而已公為方靈皋弟子故古文學歸震川而精粹過之其紀事體多仿模廬陵殊多神逸文正薨後公即請假歸里以教課為生居鄉循古禮日講政書於塾中有賈人子以重幣來聘公力却之曰鯁生雖貧不能受無義之財也今年八十餘輕健如故猶著述不休云

何義門

何義門先生值南書房時嘗夏日裸體坐 仁皇帝驟至不及避因匿於爐坑中久之不聞 玉音乃作吳語問人曰老頭子去否上大怒欲置之法先生徐曰先天不老之謂老首出庶物之謂頭

父天母地之謂子非有心誹謗也 上大悅乃舍之北錢黼堂侍
郎樞親告余者以後南書房侍臣相傳為故事云

先禮烈王散箭

先禮烈王所遺箭一鏃與筈皆以木為之鏃長今尺六寸徑三寸
圍九寸周圍有觚棱者六首處穿孔數亦如之筈長三尺六寸括
之受絃處寬可容指非挽百石弓者不能發而中之按唐六典鳴
箭曰散漢書亦云鳴鏑箭也字書或作髣吳萊詩遠矣鳴髣箭
皆此物也世代敬藏於廟余命王處士嘉善繪為圖延諸名士題
之其中吳舍人嵩梁孫太守爾準詩為最因錄之吳蘭雪詩云烈

王腰間大羽箭射人射馬經百戰耳後勁風啼鵝鳴箭力所到無
重圍阜鵬翻雲虎人立一洞穿胸鬼神泣陣前奮曹摧賊鋒雪夜
斫壘收奇功邊牆踏破中原定 帝銘彤弓拜家慶箭傳三尺六

寸長百石能開猿臂強白翎金幹不可得此物摩挲存手澤王有

名馬能報恩

事見汪堯
奉文集

作歌我昔貽王孫千金駿骨市誰買三脊

狼牙幸猶存願王寶此功載旌楷矢貢已來

周庭孫平叔詩云

白羽森森開素練云是烈王腰下箭心知是畫猶胆寒何況沙場

親眼見沙場餓鴟叫鳴鏑箭鋒所向無堅敵敵人未識六鈞弓魂

影晴霄飛霹靂我朝弧矢威八荒賢王赤手扶 天關薩爾汗

戰如昆陽二十萬衆走且僵電閃橫馳克勒馬蹴踏明騎如排牆
入關三發歌壯士定鼎一矢摧天狼廓清海宇仗神物肯射草間
兔與犴勳成麟閣銘殊績垂竹東房存手澤狼牙鴨嘴不可得獨
此流傳有深識我聞唐代傳榆駉主皮禮射尊周膠即今金革永
不識楷矢枉自隨包茅文孫七葉慎世守寓意已比彤弓昭

楊文勤

楊文勤公錫號江陰人任漕帥二十年以清介稱 純皇帝甚寵
之其時漕運通暢旗丁富庶天庾賴之以濟後共稱之謝薌泉巡
南漕歸告余曰見公所定條例每項皆有寬饒餘利使人樂於從

事故一時所理并井久而易行其後某公皆加搏節國課所省無幾而諸事叢脞至私貨載滿艙板而官米以致虧絀遲滯故老成之見非淺識者之所能知也

謝濟世

謝侍御濟世廣西桂林人中辛丑進士補諫官三日劾河督田文鏡偏袒知縣張球而妄劾黃振國邵捷春之事時田督以風勵自持為憲皇帝之所倚任疏上上震怒以公偏庇科目必有所主使者因下刑部嚴鞠主使之人公昂首曰果有其人衆訊之公曰某自幼讀孔孟書知事上以忠蓋即為孔孟所主使也訊者語

塞獄上遣戍軍營數載 純皇帝登極赦還游任至湖北督糧道
復與巡撫許容齟齬罷職人爭惜之

永相公

永相公貴為提督布蘭泰子布歷任封疆以苛虐稱而公以寬大
濟之游至浙江巡撫有廉聲共以為朱文端公後一人而已入為
禮部尚書時侍衛李公_{漱芳}以劾忠勇公家奴樂大以直鯁稱復
以條奏失職降禮部主事會有員外缺公以李一人引 見無擬
陪者 純皇帝以其違制沽名謫為副都統守回疆時高樸以貪
虐回民恚怒將激發公首劾其事 上說曰永貴之罪原不至貶

謫然朕命其西行適足以發高樸之奸消禍亂於未萌以天啟朕衷也會籍某大臣家獲公尺牘言萬里遠行皆自招罪戾毫無訛妄之意並言此地他物皆備惟缺查糕望便賜數兩諸語上曰引罪自咎古大臣風也命驛賜御厨查糕數斤以旌之會召還拜協辦大學士未幾薨於位公少時值軍機時與阿文成公齊名時稱二桂云

金海柱先生

金海柱尚書姓中壬戌狀元值上書房質莊親王為其弟子公善詩文應製詩王善學之卒以名世公性直鯁遇諸皇子有嫌

笑者即面折之體肥偉夏日裸體園中初無忌憚時禁庭詞臣皆有所貢獻公遇萬壽節貢萊石菊花一枚號曰東籬壽友同事者笑其奔陋公曰天子富有四海何所不備奚賴吾輩措大所貢獻其所以收納者聯君臣之情故爾此物吾所珍惜故貢諸丹陛亦野人獻芹意耳人皆服其誠樸

英夢禪

夢禪居士英寶永相公子也其兄伊江阿任巡撫一門赫奕而居士隱居不仕有張攝之之風善繪事摹倪高士而酷似之書法俊逸可喜尤善指頭畫識者以為高且園侍郎後一人而已其兄撫

齊時居士聞其延納縉流又交結近侍慨然曰夫以封圻大臣素
絲自勵謹避嫌隙猶恐累訪不周自招罪戾豈可結交權要倚水
山為巢窟其禍不旋踵矣中丞果以是敗人皆服其先見云

海恭頌

海恭頌

秀

滿洲人為褚庫巴圖魯裔

見前

幼患痘左鼻墮塞人多

嬉笑恭頌恥之伺其母出日以佩刀刺鼻孔血涔涔下卒通其竅
乃已時方七歲其父嘆曰此何異符生之刺目也洊至正紅旗恭
頌以廉能稱時和相建議以官廐馬散兵丁飼養會八旗大僚議
人皆應言如響公獨曰國家所以不惜數百萬金錢以為易牧費者

良以天開重務備緩急之用也今若散給兵丁雖稍濟其生計儻一旦用之則恐侵冒者衆徒以繁刑害衆無以濟實政也和岸然曰汝是何齷齪官乃敢抗乃公議耶卒如和議後今上習知其弊復命立廐飼養所靡繕葺之費不貲而公卒已數年矣玉閭峯侍郎保文士也夙與公善嘗曰使八旗忝領皆如海某安有疲玩之兵卒哉將薦於朝而公力辭卒以勞瘁終論者惜之

費直義公

費直義公英東瓜爾佳氏為蘇完部長國初時首先歸順高皇帝任為五大臣事具國史聞先恭王言公病終時有侍衛某乞假

歸里回 興京時路遇大風霾某乃下馬伏地見風中火簇烈然
有數百小蛇附風而行已而見巨蟒其徑如甕某惛慄無人色聞
巨蟒作人語呼曰汝非某侍衛乎吾乃費英東之魄本由翼宿所
降生今事畢歸本垣位汝可歸奏 睿聰貝勒慎勿以吾為念也
語畢蜿蜒而去已而風息侍衛歸時公已薨二日矣其事雖近怪
誕不經然先恭王親聞其五世孫哈達哈語者諒非虛謬故筆記
之以誌降甫騎箕之瑞焉

汪恭軍

汪恭軍 松 漢軍人少為恭頌為李都統 煊 所賞識倚如左右手都

統公被譖公亦罷斥先恭王延為記室郎中護衛多驕悍不法忝
領於中調護之頗更舊習時傅文忠當位以寬厚博衆譽公獨不
善其所為曰為臺鼎重任不知身任怨勞以濟國事惟知含垢納
汙以博一時虛譽吾恐日後必有徇庇之夫假公譽以濟其私者
玩愒之風由此日甚先朝恭嚴之法必因之隳壞矣後和相秉
政果以叢脞為風以闕冗為解事風俗因之日偷實自文忠公有
以啟之也

韓大任

韓大任歸降余已詳載其入覲時

仁皇帝以其為吳逆將因留

為內務府包衣叅領後隨佟忠毅公

國綱

征噶爾丹官兵已致勝

而伏賊猝發忠毅公殉於陣大任驚曰吾聞臨陣失帥兵家大罪
吾以叛逆之黨久合誅戮蒙上恩不死得延殘喘已十載矣今
豈可坐必死之律白頭脫帽身膺徽纆復對獄吏乎以此殘軀貽
芳後世可也因以花布巾蒙首馳入賊陣手刃數十人然後致死
時吳逆將馬保璽命九卿會鞠有某將軍為彼所敗時亦在坐保
昂首曰某帥慎勿多言吾雖不識汝面而熟識汝之背矣蓋譏其
敗潰也某將軍為之覘顏在獄時必以吳逆所賜袍蒙衣上曰吾
不忘其舊德蓋效小說家關帝覆舊袍之故事亦可謂愍不畏死

吳

趙勇略

趙勇略

良棟

寧夏人年二十四以武勇受知於陝甘總督孟喬芳

從英王征陝授潼關遊擊再隨大學士洪承疇征雲南遷副將康

熙元年平西王吳三桂奇公奏推廣羅鎮總兵公已知三桂必反以

疾辭三桂大怒欲劾誅之總兵沈應時異詞以解免隨入關補天

津總兵官十三年三桂叛陝西大震寧羌惠安兵變殺經略提督

仁皇帝命公征之議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請留家口於都而

已率勁兵前往

上許之時官兵敗散屯堡荒廢公沿路曉示招

兵歸原汛効貪墨募健兜軍威大振斬首逆熊虎等四人寧夏平
上疏奏蜀為滇黔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黔路不通請乘勝進兵
上許之公率兵抵密樹關遇賊敗之擒其將徐成龍遂取徽縣
過高山深箐數十重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之十八年除夕
也壩為川江上流與昭化唇齒俗號鑲門鑑賊防守尤力沿江立
營為石園木柞張礮公下令曰元旦渡江大吉違者斬黎明公騎
孱馬率麾下五千人橫刀渡江江淺為萬馬騰簸波濤盡立呼聲
震天賊連發礮傷數十人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此老將軍令如
山不可抗也方格闘天忽風吹馬如吹舟頃刻抵岸斬賊將郭景

儀等獲旗幟器械馬匹無算餘賊奔竄追之再勝於石峽溝十日而克成都公入城秋毫無犯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偽劄千秦繳之

上大喜手詔褒美加勇略將軍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公密奏滇黔倚蜀為捍蔽今蜀已得而吳三桂又新死宜乘機速進上許之當是時王師征滇貝子彰泰自貴州進兵滇池將軍賴塔自廣西進兵黃草壩滿漢兵十萬餘圍城九月未下米斗四金月需米六萬石公至軍即向貝子陳三策其一稱我兵匝圍太遠自歸化寺至碧雞山東西七十餘里呼調不靈宜掘裡壕相攻偏其一稱欲取內城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可出方可招降其一降者宜分

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為奴貝子不悅以滿洲語相駁詰而公又不解瞠目抵牾幸公已奏聞 詔下悉如公策貝子不得已與兵二千攻得勝橋公望見橋頭砲台甚密白晝攻所傷必多乃伏馬兵於南壩兩岸分步兵為三隊營壕牆多牆上架交鎗子母砲身披厚綿持大刀背陣夜二鼓攻橋賊盡出死戰其帥郭壯圖親搏戰三進壕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列炬如星鎗砲雨下賊敗走公奪橋追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明也平旦入東南二門郭壯圖自然三桂孫世璠自殺餘賊盡降雲南平公本秦人性慙取蜀時見罪於將軍吳丹丹為明珠姪珠心恠之乃授意兵部故抑公功公

復不平屢上疏爭珠主使其党人御史龔翔麟劾以大不敬宜坐斬上優容之命乞骸歸里上征噶爾丹時復幸其邸問方略以行敘公功封一等子嘗諭侍臣曰趙良棟果良將惟性褊狹與人每多齟齬朕不用實保全功臣也放歸數年卒謚襄忠乾隆中純皇帝念其功加封其嗣趙曰泌為一等男略伯云

拉傳二公

拉忠襄公布敦姓董鄂氏以世廕起家仕至古北口提督公多巧思每製衣服修理洋鐘表皆稱絕伎乾隆戊辰奉命同傳襄烈公清同為駐藏大臣傳為孝賢純皇后之兄性甚忠鯁其弟

文忠公責公尚於人前呵叱之時藏王頗羅飛新故其子朱爾墨
特扎布性兇悍與準逆勾通誤其兄某謀逆手刺其胸計日舉事
二公密劾上命岳襄勤公鍾琪率兵討之道路遼遠岳公不時
至而賊逆謀益日熾二公計曰語云千里襄糧士有飢色況兵行
萬里乎今賊謀日甚吾儕若不矯詔誅之使其羽翼已成吾二人
亦必為其屠害而岳公不獲進討非惟徒死無益而是弃二藏地
也不若先發制人雖非猶生亦可使繼之者易為功也二公因矯
詔召朱至樓上宣詔預去其梯朱跪羽降傳公自後揮刃立
斷其首賊眾圍樓數層二公知事不濟傳襄烈先自刎死拉忠襄

揮淚久之挾刃跳樓下殺數十人腸出委蛇於地然後死事聞上震悼封二公為一等伯建雙忠祠於石大人胡同以祀云

巴將軍

巴將軍實為鄭獻親王孫其父武襄公巴爾堪征吳逆時被創而

死公同撫遠大將軍傅公爾丹征準夷傅公兵既潰事見前奏公力戰

潰圍出覓傅公不見以其已被賊害慨然曰余為天子宗臣今

遇危急之秋不能斬將搴旗以雪國恥乃以陷帥得罪何面目歸

對妻孥也因復馳入賊壘有裨將某逃出須臾見賊人以矛挑黃

帶示曰汝之宗室已被吾輩戮矣事聞贈公爵謚襄愍乾隆中以

其子簡恪王嗣猷王封贈王爵祀 昭忠祠

曹學士

成王言乾隆中有直 上書房者為內閣學士曹某甚迂魯每以
帝子皆生深宮身體柔脆必須輔以藥因上疏言近日 諸皇
子日習書史馳騁鞍馬身甚勞瘁皆宜服六味地黃丸以補腎水
之源等語為 上所斥云

都爾伯特

都爾伯特汗策凌親王策凌烏巴什於乾隆癸酉秋首先投誠
上錫以王爵優卹奴僕定其游牧地方以資生息策等感 上撫

字之恩深入切骨策凌卒時諠諠告其長史曰 天 汗之恩萬
世不可負也策凌烏巴什拔誠時年最少至乾隆庚戌年始卒時
西域大定已數十年矣